“刚会走”到“九十九”，鼓子秧歌扭一扭

文/摄影 栾利杰

看见乡愁

商河县地处黄河冲积平原，是联合国地名委员会命名的“千年古县”之一。千百年来，黄河文化孕育出浓郁地方特色的商河鼓子秧歌，是中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杰出代表。

在商河，鼓子秧歌十分普及，全县九百多个行政村，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秧歌队。60多万商河人中，秧歌表演能上得了“台面”的就有10多万人。当地人常说：上到“九十九”，下到“刚会走”，只要商河人，都会扭一扭。

鼓子秧歌阵势庞大、气势恢宏，在铿锵激烈的鼓乐指挥下，伞、鼓、棒、花、丑各种角色阵列出场，舞步粗犷豪放，动作整齐强悍，鼓声震耳欲聋，颇像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战阵，表现出了山东好汉铁骨铮铮、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。这些特征使鼓子秧歌成为“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”、汉族北方四大秧歌之一、山东三大秧歌之首。

商河鼓子秧歌是鼓子秧歌的一支。《济南通史·明清卷》载，鼓子秧歌以山东商河为中心，流行于鲁北。今天鼓子秧歌名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济南市商河的鼓子秧歌、济阳的鼓子秧歌均收入其中，一市两地同一项目被国家列入非遗保护名录，在全国也不多见。

鼓子秧歌起源于何时何地并无准确史料记载。有学者认为，鼓子秧歌流行于黄河下游鲁北平原，或与古时抗洪抢险、喜庆丰收的劳作与仪式有关。商河是黄河古县，历史上黄水泛滥，百姓频受黄害，商河百姓为了生存群起抗洪，粮食丰收时聚集而庆，中间的分工、阵势、工具、动作等等，逐步演变成这一民间舞蹈。也有学者认为，鼓子秧歌与古代武舞有关。历代封建帝王都是以武力得天下，都编有歌颂武功的武舞用于郊庙祭祀。鼓子秧歌很有可能就是古代的宫廷武舞、军队武舞、民间武舞流传下来而成。

鼓子秧歌多变的阵式和粗犷的武风，都遗传着华夏武舞的基因。至于鼓子秧歌又为何以商河为中心落地生根，据国家非遗网站资料介绍：北宋年间，商河一带连年受灾，包公从河南到此放粮，赈济灾民，并由他的属下把鼓子秧歌传授给当地百姓。后来，每逢新春佳节人们就跑起秧歌，以示对包公的感激之情，流传至今，相沿成俗。但不论何种说法，可以肯定商河鼓子秧歌已有千年历史，蕴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。

如今，商河鼓子秧歌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商河鼓子秧歌曾两次在天安门广场起舞，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夺目演出，更使商河鼓子秧歌名声大振。本世纪以来，商河县连续荣膺“中国民间艺术之乡”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殊荣并持续创建保持荣誉称号；相继代表山东省参加第三届中国非遗春晚、第六届中国非遗博览会、第十二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暨第十五届“山花奖·优秀民间艺术表演”展演活动。早在2006年，国务院公布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商河鼓子秧歌就名列其中。商河鼓子秧歌还多次走出国门，到韩国、日本、瑞典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十余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，掀起秧歌热潮，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的魅力。

上图：鼓子秧歌演变出不同的表演形式。

下图：斗舞。

长篇乡野小说连载

芝镇说

(75)

逄春阶 著

第七章 亲老嬷嬷说

“哦，娘，还有娘味儿?!”

重孙子啊，俺弟弟来看俺的那工夫，离俺最后一次回娘家可能四十年都不止，日本鬼子占了芝镇两年多，听到枪响俺就睡不宁。听说俺娘家那里有了八路军。八路、九路，小鬼子，二鬼子，刘黑七，张平青，俺也不知道谁好，俺就觉得不打仗好，管老百姓死活就好。打仗死人啊，孩子生下来，一把屎一把尿的，拉巴大多不容易。你说说，“叭勾”一枪，打死了。谁疼啊？娘疼！

那一年也是冬天，天真冷，屋檐上挂着明晃晃的冰溜子，日头照着，晃人眼。俺弟弟骑着一头骡子来看俺，他夜里走路，先到了咱芝镇，又从北边折回来到了大有庄。到咱家时都末了日头。

那天，俺在浯河边上看人凿冰。入了冬，大有庄家家户户都会用化了的浯河冰水做豆腐过年，用那冰水做出的豆腐味儿正，也瓷实。大家吆五喝六地用凿子、铲子凿着。凿上来的冰，四四方方，舔一口，能把舌头粘住。浯河水真是甜啊！

“嗨哟！嗨哟！”两人把冰块抬着放到蜡条筐里。俺远远地看到一个人，牵着头灰骡子，黑面袄上斜背着一个灰布袋，过桥时，骡子腚朝后坐，那人使劲拽着，勉强过来了。

咦！俺猛抬头，是来客人了，朝着咱家走呢，一定是找你爷爷看病的。傍下晌，看小孩病的往往多些。四天前，后院村有个新生孩子的娘得了急病殁了，这小孩儿每天一上黑乎影就哭，天天哭，孩子的爹着急啊，抱着小孩来找你爷爷。你爷爷给小孩子开了安神丸灌服，可是三日还是不见好。你爷爷说：“应该会好了，怎么回事呢？”俺是接生孩子的，俺就嘱咐你爷爷，让他嘱咐孩子的爹，找出孩子娘穿过的衣裳，顶好是没洗过的，裹着小孩睡觉。孩子的爹照办了，果然，夜里就不哭了。你爷爷很惊讶地问我：“这是咋回事呢？”俺说：“母子连心哪，娘的衣裳没洗，衣裳上有娘的味道。”你大姑小樽说：“哦，娘还有娘味儿？！”你爷爷听了，朝俺笑笑。俺感觉这牵骡子的，就是那小孩的爹，他怎么又来了呢？

俺顺着河边往北走，见那人走路时脖子朝前一拱一拱的，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样相怎么这么熟啊！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。正使劲想呢，来人喊了一声“姐姐”。哎哟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不是俺娘家的弟弟嘛！上下一踅摸，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啊，骨碌骨碌滚了出来。

俺娘家可来人了！

俺弟弟小声对俺说，那头大骡子是队伍上的，他入了八路的队伍。他是去渤海区送情报，顺路来看俺。走时他跟队长汇报了，队长说，老姐姐不容易啊，该去看看。队长还塞给俺弟弟一包猪头肉，那猪头肉冻得跟石头蛋子一样硬，鼓鼓囊囊，用一张报纸包着。

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，俺弟弟也有了三个孩子，俺这个弟弟啊，模样越长越像俺爹，走路也像，脖子朝前一拱一拱的，只是没有胡子。我就问他，现在解放了，解放是啥样？俺弟弟说，解放了，有地种了，老百姓都欢气了，黑夜睡觉也安稳，八路军给站岗呢。俺问，还有赌博的没有。俺弟弟说，那都是陋习，八路军不让赌，谁赌就批斗他。

你爷爷跟他舅，也就是俺弟弟，相差十九岁，俩人碰着酒盅喝啊喝啊，一开始还能听到声儿，鼻子碰着鼻子，末了儿，没声了。俩人关上门，也不知道说什么，也不让俺听。这哪像爷俩啊，就像哥俩。你爷爷很兴奋。送走俺弟弟，你爷爷展开包猪头肉的纸，在案板上抚平了，一个字一个字地端详，那是一张民国三十年的《利群日报》。我记得你爷爷说上面有个将军写的一首诗。

弗尼思插嘴：“亲老嬷嬷，是‘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？’周恩来写的，他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。”

对，我想起来了。俺别的不行，就是记性还行。你老爷爷啊，就一样好，把俺收到屋里，不歧视俺，教俺认字，你孔老嬷嬷最看不惯的是你老爷爷在俺手心里画字。俺的记性好，你老爷爷说一遍，画一遍，俺就能记住。你孔老嬷嬷脾气不好，可心眼儿不坏，人家是大户人家的小姐。看到她在月台上看线装书，我也偷着瞅一眼。她也不烦，什么“爨”啊，“攥”啊，这些字，都是你孔老嬷嬷考我考出来的。我这满脑子的字啊，三成是教的，三成是偷的，三成是考的。还有一成，是你爷爷大了，指给俺的。你爷爷指给俺的，多是些药草和药方，什么“马齿苋治风热毒疮”啊，“茵陈治黄疸”啊，俺听着这些稀奇古怪的药方子，似懂非懂。

俺给大有村里的妇人接生，一辈子没失手，没丢过一个孩子，靠的就是识俩字啊。

你爷爷对俺说，《利群日报》上刊登的那就是皖南事变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你爷爷跟我说，皖南，就是安徽南。那天他把那张报纸叠好，夹在一本医书里。

也不知是啥时候，你爷爷用这张报纸做了《公冶氏族谱》的封面。那年头，纸缺。

景芝白乾酒 传奇老字号
《芝镇说》由景芝酒业特约刊登

本报地址：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邮编：250014 国内统一刊号：CN37-0002 邮发代号：23-2 全年定价180元
发行：0531-85193580 广告：0531-85193584 新闻：0531-85193579 农村大众网：http://ncdz.dzng.com/
客户端 官方微信